

佛法的殊勝就是它說的「萬法唯心」，這四個字看起來似乎是不難懂，其實真的沒有人懂得這一句話，禪家常講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」，這都是真話。「萬法唯心」這一句誰要是懂得了，他就開悟了，不是普通的開悟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可見得懂得這四個字的意思的那就作佛了。我們一般凡夫看到這四個字是望文生義，生的什麼意思？生的自己的妄想、妄念，沒有懂得。

不要說那個心是什麼，心在哪裡？你看《楞嚴經》上一開端，那麼長的經文，世尊只問阿難一句話，心在哪裡？並沒有問他心是什麼，心是什麼阿難不會知道的，初果怎麼會知道？要問心是什麼能夠答得上來的，那都是明心見性的菩薩，《華嚴經》上講的法身大士，他們才能答得出來，不是法身大士，什麼叫做心不知道。這一樁事情在佛法裡面叫深密，不是祕密，太深了，不是凡夫、二乘、權教菩薩所能夠明瞭的，稱之為深密。

諸法，十法界依正莊嚴，包括一真法界，都是從真心變現出來的幻相。十法界依正莊嚴是幻相，一般學佛的人似乎能理解，為什麼一真法界也是幻相？既然統統都是幻相，為什麼說一個是虛妄，一個說真實？要知道佛家講的真假，假就是幻化的。真假，它的定義就是在變化，凡是有變化的都是假的，凡是不變的這叫做真的。一真法界也是真心自性所起的現象，為什麼叫它一真？它不變化，為什麼不變化？《華嚴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，一真法界只是唯心所現，它沒有唯識，所以它不變。圓教初住以上的菩薩就不用心意識，不用識了，不用識這個現象就不會變，道理在此地。十法界以下的，他們用心意識，用心意識就會變，「唯

識所變」。我們現在講動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異滅，礦物有成住壞空，為什麼有這個現象？唯識所變，道理在此地，講得很清楚明白。見了性的人，就是懂得「萬法唯心」，真正明瞭懂得的人，他們轉八識成四智，四智就不變了，智不會變，識會變。四智叫菩提，八識五十一心所叫煩惱，轉煩惱成菩提，是那個境界。

所以佛法的修學，無論是哪一個宗派，大乘唯一目標(小乘人不論，因為小乘人用識，用分別)都是明心見性。無論修哪個宗派，無論修學哪個法門，目標是相同的，都是見性，只是見性的方法、手段不相同，目標、方向決定是一致的，所以才說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可是心性我們為什麼見不到？為什麼體會不到？佛給我們講，是被煩惱、所知覆蓋住，煩惱障與所知障。煩惱障裡面有見思煩惱，所知障裡面有塵沙煩惱，而無明是根本，這兩種煩惱都從無明生起來的。無明就是不明瞭，不明瞭萬法唯心，不明瞭叫做無明。因此所有的法門沒有別的，無非就是教我們除這兩種煩惱而已，破我執，破法執。

學問，不僅僅是佛門，在中國古代，儒家、道家，特別是儒家，以孔孟為代表，沒有創新。現在人的觀念，念念當中要創新，創新是個錯誤觀念，哪來的新？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，哪來的新？諸佛如來說法沒有一句是創新的，佛所說的是古佛所說的。孔老夫子所講的「述而不作」，「作」就是創新，「述」就是講的是前人的東西，世出世間第一大聖，他懂得，為什麼？沒有創新的。你要拿出創新的，那決定是虛妄的，為什麼？從意識心裡變出來的不是真的，真的東西沒有創新的，所創的全是假的。佛講的句句是真的，一切過去佛所說的，佛是「述而不作」，佛佛道同，佛所講的東西沒有一句是他創新的。孔老夫子一生所講的沒有一個字是他創新的，他能成為大聖。

時時有創新，跟諸位說，連小聖都不能契入，最後搞成什麼？妖魔鬼怪。妖魔鬼怪天天變把戲，變新樣子，跟別人不同的。這個道理深。因為你有個創新的念頭，你的煩惱障、所知障決定不能突破，所知障不能突破，我想諸位理解。為什麼也不能突破煩惱障？煩惱障裡頭有好勝，我跟別人不一樣，這裡頭就有驕慢，就有貪瞋痴，所以兩種障礙只是在增長，怎麼能突破？怎麼能減少？道理就在此地。而心性之體，從體現相，從相起用，體、相、作用無有窮盡，我們真正明白這個道理，心是靜的，心是定的，沒有妄想，你們講經，經卷展開，自然與佛相應，這就好。如果有一念創新，有一念跟佛菩薩講的不一樣，你可以去試試看你能不能契入「諸法實相」。

所以諸佛菩薩說法沒有起心動念，沒有分別執著。祖師大德說法為什麼升坐入定？入定就是把一切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，以真誠心、清淨心面對經文，經中的意思自然像泉水湧現出來，所以不是預先有計畫的，不是預先要準備的，自然心性的流露。前佛的經典就像一個影子一樣，借著這個影子將自己心性裡面的東西流出來了，流出來跟他一樣的。《華嚴》的影子就是將自性的華嚴引出來了，《法華》的影子將自性的法華引出來了，這麼個道理。這是諸佛如來講經的儀式，我們講的教儀。所以古人才講「不誠無物」，你要沒有真誠，那你什麼東西都沒有，你沒有真心，沒有真誠，你所流出來的東西是從妄想分別執著裡流出來的，那怎麼會一樣？妄想執著流出來的，這我們很清楚，一個是所知障，一個是煩惱障，流這個東西出來，對於如來經教這個影子就格格不入，怎麼能體會到經義？所以我們為佛弟子，傳佛之法，續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我們一定要從真實心中作。我自己學佛四十年得到的結論，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」，這五種就是一心，從一心裡面流露出

來才能有幾分相應。

「內典」這一門課程，後面所剩不多，李炳老在裡面說了，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，準備是基礎，準備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？第一個「正字」，不能把字念錯了，這個要準備的。第二個要「辨義」，裡頭的名詞術語什麼意思不能講錯，不能隨便亂講的。這兩個最重要，其他的就可以乘興發揮，那個字不能乘興亂讀，那是大家公認的。名詞裡面的實義也是大家公認的，你不能說布施就是持戒，不可以這麼說法。所以真正準備就這兩樁事情，其他的不需要準備，其他的準備就落在意識裡頭去了，但是這必須相當功夫，不是初學能做得到的，所以我們初學講經對於經典的內容還找許多參考資料，充分去預備。可是這個裡頭大家一定要了解一個原則，不加新意思，我們可以墨守成規。我們開始學習最初的這個階段很重要，你看李老教給我們，初學取一家之言，取一個註子。

我們講《華嚴》依清涼大師的《疏鈔》，那就是依清涼為師，師承就依他。我們講《金剛般若》採取江味農居士的《講義》，就以江味農居士為師承。決定是走一個路子，跟一家。我們初學，他們不敢講證果，他確實有修、有學、有見地，他的這些註解裡面有深的東西，我們看不懂的，不要，不取它，自己不懂我們怎麼能講得叫別人懂？我們初學取註只取我們自己能明瞭的，不明瞭的不取，取聽眾需要的。我們在這個地方講經，哪些聽眾，看看他們需要的是什麼，取他們需要的，他們不需要的也不取。對我自己來講，我不懂的不取，我疑惑的不取。對聽眾，聽眾不需要的不取，現前社會不需要的不取。用這個標準來取捨，所以取捨精當。「當」是契機，非常適合，「經」是契理，你所取捨的東西契機契理，這是基礎。

決定不能有成見，要把成見捨掉，成見就是所知障。成見是從

前所學的，夾雜在這個裡面，往往就把這個東西講得不精彩了。你們在這幾天當中，在一個月當中，同學當中你們互相仔細去聽，你們會發現完全沒有成見的，依照來講的，會講得比較精彩，摻雜自己的成見在裡面講的時候就要差一等，聽眾聽得出來，你們上臺一講，很多聽眾都知道。這是我們起步要做的工作。

過去也都跟諸位說過，真正講得好不是在方法，是在功夫，自己要真修，依照《無量壽經》裡面的教訓修就行。《無量壽經》是一大藏教的精華，字字句句值得我們學習，學習就是功夫，到自己什麼時候心地清淨、平等，覺悟了，清淨、平等、覺就是真心，就是自性，然後你的經教都從自性裡面流露出來，自性流露出來的決定跟古佛是一樣的，叫「佛佛道同」，在這個裡面叫一切眾生謙虛恭敬。謙虛呢？述而不作，像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所說的，沒有一句話超過古佛，所講的都是古佛說過的，這就是「述而不作」，這是謙，而對古佛的時候恭敬，謙敬是性德，自然流露出來了。「敬」就是普賢願王裡頭「禮敬諸佛，稱讚如來」，「謙」就是「廣修供養，懺悔業障」，「謙敬」兩個字就把普賢十願前面四條統統做到了，前面四條是根本，後面自然就沒有問題了。這是真正菩薩學處，我們要認識清楚，要從這裡下手，認真努力來修學。自度才能度人，度人才能自度，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勉勵。

我們要叫人不貪，自己要把那個貪斷掉。名聞利養，五欲六塵，我們還有貪的念頭，你怎麼能度人？我們要幫助這個社會，挽救這個社會，你從哪裡做起？你自己貪心還有，那你不叫痴人說夢話？世間人有瞋恚，我們要把瞋恚斷掉，世間人愚痴，我們要把愚痴斷掉，從我們本身幹起，真幹，然後社會才有救，眾生才有救，我們自己不在這兒真幹的時候，說什麼都是假的，那真的叫自欺欺人。一定要從本身做起，要有決心、有毅力，吃人家不能吃的苦頭，

幹人家不肯幹的事情，學佛弘法人家不肯幹，過這個苦日子人家不肯過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素食人家都不肯吃，他們認為這是苦。他天天要吃大魚大肉，吃了一身的毛病，病從口入；一天到晚是胡言亂語，招來的災難是禍從口出，他們幹的就這個事情，所以你看世間人所享受的是什麼？災禍、病苦。你冷眼一看，他們造的這個業，受的這個報，我們看得很清楚明白，他說我們苦，我們看他苦。